

「真即假即中」是也。北齊慧文法師亦主「空諦——假諦——中諦」說。一念三千，一心三觀，三諦圓融，而中道在其中矣。此皆龍樹大士之中國知音人。天台宗最擅此說。由天台而淨土、禪宗，其言性相無不導源於中論，信有然矣。

#### (四) 儒佛道三教合流與「中道」的昇華

中國哲學論性相，自隋唐儒佛之爭至於宋明理學的三教融通，「中道」之說不絕於耳。由三論宗而天台宗，禪宗皆主其說。北宋釋智圓（真宗時人）作「中庸子傳」，以佛法釋中庸自號「中庸子」。是佛儒之會通也。釋契嵩（神宗時人）鑑於當時古文

家有「尊韓（愈）排佛」之逆流，作「輔教篇」言「原教」，「原孝」之義，佛儒無二。作「皇極篇」，「中庸解」，取儒道的自然觀，心性論，以證佛儒道三教之旨本不相異。故作「三教平心論」以責儒道排佛之非。於是儒佛心性有無之爭得以和解。（見拙著「宋明清理學體系論史」第十一章第三節，理學與佛法）

綜上所述，在中道精神上，中印兩系思想乃世界文化最高的創造。亦即黑格兒所指，世界之光昇起自亞洲，而以中印兩系文化思想流行最久，為天人共持之超時空的精神開闢。由此心物合一之論，智愚轉變之道，善惡變化之途，福罪苦樂取捨之義，盡由中道以竟其底蘊，不其然乎？

印順氏

## 學位論文審查報告書

### 「中國禪宗史」審查報告

大正大學  
講師 吳老擇譯

本文論，以近代敦煌及其他很多新資料的發見，而革新的進入新階段之研究的中國禪宗史，參考各種新研究，以中國學者的見地，由印度禪「演變」為「中國禪」之觀點為出發，實是很新奇的研究所。

此論文之組織，分為九章，第一章「菩提達摩之禪」和第二章「雙峰與東山法門」之兩章，是六、七世紀，由菩提達摩渡來乃至中國禪宗之大成者曹溪慧能止，是中國禪宗初期的新論考。

關於菩提達摩，從來一般所傳的達磨傳及達磨論之類，大約是晚唐以後「任意的編造」，留為史實之考證的是菩提達摩所弘

傳的四卷楞伽經，在達摩禪有「藉教悟宗」和「精苦的頭陀行」之兩面，亦即「重教」和「重宗」的兩種。一是「楞伽師」，一是慧可門下那、榮禪師等，這是論者提出的新見解。又由論者所指出：楞伽的心要是如來禪，而且如來禪即是如來藏禪，從楞伽經顯現如來藏自性清淨心。

其次，達摩禪初在北朝當時唯禪一流，但非最重要的一流，至唐初，由雙峰道信、東山弘忍，才進入「嶄新時代」。弘忍「營宇立象」弘宣禪法，弘忍以「念佛淨心」振起新家風，禪宗一門頓時興隆。而且「戒禪合一」，「楞伽與般若合一」，「念佛

與成佛合一」是道信禪法的三大特色。由其考證，楞伽師資記中道信條一段應名為「入道安心要方便」，而把這分爲三部份考究，是本論文最先提出來，而且是最適切的新見解。

第三章，「牛頭宗之興起」的一章，先以南頓北漸之通說，爲後世以下之所說，檢討能構成「南宗」以前之各種文獻，敘述南宗中「中國南宗」最爲代表性的牛頭宗形成之起源。更考證牛頭宗之開祖法融的撰述明白牛頭宗之根本思想。並論牛頭法融是受禪宗道信付法的一派，及牛頭禪師資六代傳燈之舊來的傳說，皆爲史實所難承認的。牛頭宗六祖，皆同一時代同一地域出身的，牛頭宗是從前「般若南宗」經攝山、茅山而以牛頭山爲中心，密接地接融南朝之「玄學」而發展出來的。敦煌出土的絕觀論，無心論是法融的撰述，這標幟「空爲道本」、「無心合道」，和立安心說的達摩禪及東山法門都有顯著的對立。把佛法說爲「大道」「至道」、及「虛空爲道本」，「大道冲虛幽寂」等皆有一老莊化、玄學化」的特色，更可注意的是「非情成佛」、「草木成佛」說，此思想與曹溪、荷澤門下有明顯的對立。總之，這在本論文中發揮其特色之最可注意的一章。

第四章「東山法門之弘布」。道信、弘忍的思想和禪風的傳承，如從來一般說，非是純一的，由是論說各種「分頭弘布」，各門流所發揮之禪風的種種狀態，檢討神秀的五方便，慧能的般若波羅密和無相戒，淨象的三句用心，宣什的傳香念佛等之主要的分化發展。更注意全般傾向于戒，禪的合一關係。而在達摩不但是楞伽經，也曾用過維摩經和般若經，在道信即楞伽經融合文殊般若經的一行三昧，弘忍之時，重用金剛般若經和大信起信論等之漸次變化。由此主張至慧能才以金剛般若經代替達摩以來的楞伽經之學說是大錯誤的。

第五章「曹溪慧能大師」、第六章「壇經成立與其演變」兩章，爲明白由曹溪慧能確立禪宗之狀況，先詳細檢討慧能的行歷，看出後世發達爲中國禪宗的根本思想。而精微地考研壇經，檢討慧能之行歷，比上面諸章，即將有承認舊來傳燈說之傾向，忘掉注意慧能撰金剛般若解義二卷的存在。但關於壇經，一方面對

於認爲是神會所作或牛頭宗六祖之撰述等論說給予反論，而壇經中「源始的主體部分」和附篇加上部分應該要區別，其論式提出獨特的方法。達摩禪至慧能來了兩次的「演變」，即達摩之如來禪，是少數人的修學，而領宗得意者亦不多，但首先大啓東山法門，一行三昧的念佛和長坐融合，而對看心看淨認爲是方便，在慧能卻以如來藏禪爲核心，成爲不拘方便之直捷大乘頓教。

第七章「荷澤神會與南宗」，第八章「曹溪禪之開展」兩章，乃慧能至確定了禪宗六祖的地位有種種的經緯。而慧能以後，至八世紀禪宗即進入「越祖分燈」的新時代，而明白其各種特異的開展。所謂神會主張南頓北漸，稱慧能爲「南宗頓教」，「六祖」至此才決定。此曹溪南宗有種分化之發展，其中主要是荷澤宗、洪洲宗、石頭宗，其中有「立言說」和「不立文字」兩大流，荷澤宗至宗密與華嚴合一而失去了南宗頓教的特色。

第九章「諸宗交互與南宗統一」，是綜合上面而成的一章，同時啓明後世發展中國禪宗各宗派的基礎本質和特色，可說是本論的眼目。

會昌以後中國禪宗才大大的盛隆起來，這由牛頭慧忠、鶴林玄素、徑山法欽等，牛頭禪即「江東南宗」和荷澤神會，江州道一、石頭希遷等的「曹溪南宗」，此「兩大南宗」各宗派的「錯綜發展」而定下後世的禪宗基礎。此中最可注意的是佛窟遺則，且受傅大士深刻的影響，而玄學化最徹底是很明白的。

會昌以後的中國禪宗，是達摩禪中國化，主要是老莊化玄學化，慧能當面一念無住，即直指解脫自在，是打開達摩禪中國化的通路，此傾向更充實的是洪洲，特別是石頭希遷下，達摩門流不重律制不貴經教，是一般禪者的傾向。即心即佛，無修無證乃大乘經所常談，荷澤門下的無住之知，洪州門下的作用見性亦皆印度禪的方便，達摩禪是持有印度禪中國化的特色，主要是通過牛頭禪學而至於融攝，老莊之「道以虛無爲本」，魏晉以來深深地浸透了人心，由晉室南遷，玄學亦以江東爲中心。元來中國佛教，得力於般若奧義和當時的玄學，漸次的適應中國文化，而中國化最徹底的是禪。牛頭禪的標幟是「道本空虛」「無心爲道」。

「東夏之達摩」的牛頭法融，以「江東般若」的本無，由攝山而茅山而牛頭山，其法即漸漸光大。牛頭禪和江東玄學最接近。牛頭禪是「即心即佛」，「心淨成佛」，和「無心爲道」的折中，即和印度傳來的菩提達摩及道信，弘忍等之東山法門相對抗，但慧能門下，反受其影響而唱出「即心即佛」「無心是道」。牛頭禪的非情成佛，無情說法之思想亦立刻浸入慧能門下。且曹溪門下之中特別是石頭一系和牛頭禪關係最深，當初把「泯絕不寄」看做同一宗風。曹溪禪是在江南，會昌以後江南大都屬於石頭法系，不久即融攝牛頭禪。曹溪禪融攝了牛頭禪，即變成「絕對訶譏知識」，「不用造作」的禪，便成爲了重自利而輕視利他的中國禪宗。

然達摩禪，雖是道信、弘忍、慧能繼續保持其卓越的方便，以後即繼續離異，互相「恣意的演化」，禪門之隆盛即引起了對立和分化。如牛頭和東山對立，南宗和北宗對立，荷澤和洪州之對立。然從發展分化中，不久即統一於江南曹溪之流派，所以天下言禪者即以曹溪爲本。

如上來所述，注意對近代禪宗傳燈史的禪宗史之各方面的批評研究，給予禪宗思想發展的新體系，其中論者之各資料提出新的研究態度。例如宗鏡錄所引之伏陀禪師，和菩提達摩之理入的用語或思想均完全同一，於此「伏」和「跋」，在古代是同音，「伏陀」即是「跋陀」，由是而論四卷楞伽經譯者求那跋陀和菩提達摩之關係。道信所述「智敏禪訓」之「智敏」是草體的混同，應是智顛，由此付以考證天台智顛的證心論是道五門禪要信的基础。由敦煌本古壇經中判別神會下之「壇經傳宗」或「南方宗旨」的補充部分，並測定壇經的主體部分，乃至「慧能云」和「六祖云」，「我」和「吾」的用語之差異等皆說應詳細注意，其考察真實密緻。而且指出僧璨所著的「信心銘」和「牛頭法融心銘」的字句，思想都極爲相似等事實，論述這爲僧璨所作的不過是江西方面的傳說，信心銘有兩本由江東所傳，心銘是初傳本，信心銘是精治本，都是牛頭所著，說傳大士的思想給佛窟遺則深刻的影響，雖忘記言及所謂傳大士的金剛般若頌的發見，而注意到

寶藏論，說寶藏論諒是遺則所作，不然至少亦是和他同時代之江東地方的所著，論初期的達摩禪當加上「法華玄義」所述之北地禪師，考究慧能的傳記，當加上「鑑真和上東征傳」等資料，其考證範圍甚是周到。

然本論文的着眼點，禪思想是由印度禪漸次的演變爲中國禪，亦即印度傳來之禪法，雖由菩提達摩向慧能時代方便地不斷的進化，其實質是一貫的如來藏禪。慧能門下向江南發展，順序的成爲新面目的中國禪，這是牛頭禪的影響，亦老莊化的。主張中國禪宗史中牛頭禪有着特殊的意義是不可輕視的。

從來的禪宗史，皆依據宋代以後所傳的傳燈錄一類而想，至近代發現許多世所未知的唐代古禪籍之事實，可見這些不外是後來傳燈錄類所不歡迎被遺棄而湮沒的。因爲這些和傳燈錄類極不一致。所以禪宗史之研究，史實的研明和傳統上的信念之間發生極大的間隙是難以隱藏的事實。本論文，對此間隙極爲留意，有崇高的眼光和廣博的學識，給縣密周到的啓發和新的組織。已如幾次提及，隨處可以看出論者的新見地和創作，並提出許多有意義問題及研究方法。在論文的構造上覺得有重複和冗長，可惜沒有言及須更進一步研究之新資料，但研明根本要旨已經達到，而考說之論旨也很允當，由本論文，可徹底的促使舊來中國禪宗史全部一新，可見本論文對學界是多大貢獻的卓越創作。

副論文「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所以本論文的論者不只對中國佛教，對印度佛教亦有廣泛學識，對照本論文由印度禪演變成中國禪，即知對印度佛教，尤其是原始佛教是多麼深刻的理解。

以上之理由，本論文之提出，確實有充分授與文學博士之資格。

一九七三年 月 日

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

主 審	大正大學教授	文學博士	關口眞大
副 審	大正大學教授	文學博士	吉岡義豐
副 審	大正大學講師	文學博士	福井康順